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尋找施濟美 - - 鉤沉現代文學史上的「東吳女作家群」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4-037-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張堂錡

計畫參與人員：無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31 日

尋找施濟美——鉤沉現代文學史上的「東吳女作家群」

摘要：

40年代的上海文壇，曾經有一批活躍的女性寫作者，她們都曾就讀於東吳大學或東吳附中，被稱為「東吳女作家群」，較知名者有施濟美、程育真（通俗小說家程小青之女）、湯雪華（彌灑社胡山源之寄女）、鄭家瓊、楊琇珍、俞昭明等。其中以施濟美在當時的作品最多、影響最大，被譽為滬上才女，並成為「東吳女作家」的代表人物。這群女作家在抗戰烽火的孤島時期，執著於文學創作，以其才華洋溢的小說、散文為上海文壇增添一道秀麗的風景，也為20世紀的女性文學提供了特定時期別具特色的精采文本與作家型態。然而可惜的是，不論作為一個文學群體，還是作家個體，她們長期以來一直被各種文學史忽略。張愛玲、蘇青、施濟美是40年代上海文壇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如今張、蘇已廣為人知，而施濟美則始終少人聞問。本計劃是學界首次針對此一群體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也是在關於施濟美有限的研究成果上更進一層的探索，希望能藉著本計劃的進行，鉤沉出這群在現代文學史上被遺忘的女作家的生活面貌與文學成就，為現代文學史料填補空白，也為女性文學研究提供另一個藝術審美樣式。

關鍵詞：東吳女作家群、施濟美、海派作家、孤島文學、女性文學

The Emersion of Shi jimeis—Group of Dongwu Female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Abstract:

There ever existed a group of active female writers in Shanghai's the literary world in 1940s. For once studied in Dongwu University or the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Dongwu University, they were consequently called Group of Dongwu Female Writers. Among the them, the relative famous writers were Shi Jimei, Cheng Yuzhen(daughter of light novelist Cheng Xiaoqing), Tang Xuehua (foster daughter of Hu Shanyuan), Zheng Jiayuan, Yang Xiuzhen and Yu Zhaoming. Shi Jimei was considered as the bel-esprit and representative for her works and influences. Their novels and essays were magnificent scenery at that time's literary world in Shanghai. Furthermore, their works provided the samples for the 20th century's female literature research. Unluckily, the literature history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m no matter as literature group or as the writer individually. In fact, Zhang Ailing, Su Qing and Shi Jingmei are the most famous female writers at Shanghai's literary world at 1940s. Zhang Ailing and Su Qing have already came to light till now, however, Shi Jimei is still unfamiliar to the world. The disquisition is the first and also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group.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a kind of new manner in female literature research.

Key words: Dongwu female writers' group Shi Jimei
Writers of Shanghai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t 1940s
Female literature

報告內容

壹、前言

隨著 40 年代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形勢的發展變化，上海文學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一、後孤島時期（1940 - 1941.12）；二、淪陷時期（1941.12 - 1945）；三、國共內戰時期（1945 - 1949），而這三個時期是互相銜接，彼此影響的。當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全部淪陷，「孤島」時期結束，許多作家被捕，刊物也被查禁，但愛國作家們並未因此屈服，根據統計，淪陷時期的上海，先後共出版了二十多種以文學為主或專載文學作品的刊物，如《萬象》、《春秋》、《紫羅蘭》、《文潮》等，他們以作品迂迴曲折地流露出對侵略者的不滿、追求自由的渴望和期待光明的到來。這其中又以柯靈接編後的《萬象》表現最為突出，刊登了不少佳作，而施濟美等「東吳女作家群」有不少作品就發表在《萬象》上，也就在這一戰亂的黑暗時期，這批年輕的女作家躍上了文壇，嶄露頭角。

東吳大學是教會學校，原在蘇州，抗戰期間遷至上海。這群女作家都出身於東吳大學或東吳附中，由於東吳大學當時沒有文學系，因此她們主要讀的是法律、政治、經濟、教育等科系。她們活躍於 40 年代上海文壇，特別是 1941 年 12 月上海淪陷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為止的三年八個月期間，被視為當時文壇新秀。主要有施濟美（1920 - 1968）、程育真（1921 - ）、湯雪華、俞昭明、楊琇珍、鄭家瓊、曾慶嘉七人，她們多半是胡山源（1897 - 1988）指導的青年文學社團「愚社」成員，作品以小說、散文為主，其中施濟美、俞昭明、楊琇珍三人是同學。施濟美著有小說集《鳳儀園》、《鬼月》、《莫愁巷》及散文多篇；湯雪華有小說集《劫難》、《轉變》；程育真有長篇《偉大的愛》、小說散文合集《天籟》；鄭家瓊有小說集《號角聲裡》；其他則零星發表作品，未見結集。

「東吳女作家群」初登文壇時均為涉世不深卻有文學興趣和創作衝動的時代新女性，由於她們的寫作題材多為描繪淒婉悱惻的愛情故事，在當時也被視為是上海市民通俗文學隊伍中的一支「閨秀派」作家。包括張愛玲、蘇青、施濟美等年輕女作家一時湧現，且成績斐然，擁有不小的讀者群，尤其是青少年讀者，是淪陷時期上海文壇一個特殊的現象，甚至有時論以「女作家群崛起」對此表示驚嘆。可惜的是，東吳女作家群體在 50 年代以後就從文壇銷聲匿跡，未見作品發表，而她們略顯稚嫩的作品也無法和當時活躍於上海的作家如師陀、包天笑、錢鍾書、徐訏等人的出色作品相比，因此，長期以來對 40 年代文學的描述，始終都沒有特別關注這批作家。即使是在論海派小說時，因為資料的缺乏，往往也對這個群體簡略帶過。從文學史長遠的眼光來看，這批作家的創作表現有如曇花一

現，而且也確實缺乏較成熟的藝術價值，但她們在特定時空環境下畢竟曾經有過瞬間的輝煌，也發揮過一定的影響，卻一直未見有人對其進行系統、完整、深入的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貳、研究目的

對現代文學史上非主流的文人群體進行系列的探研是筆者近年來的研究重心之一，白馬湖作家群、開明書店文人群，立達學會文人群，乃至於本計劃的東吳女作家群，都是這一關照視野下的計畫實踐。正由於其非中心的存在，因此相關的史料、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甚至於，這些命題的本身就已經少為人知，遑論研究了。

以東吳女作家群為例，筆者曾問過台灣東吳大學與大陸蘇州大學中文系的部分現代文學研究者，都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經過解釋，少數學者知道其中的代表作家施濟美，至於其他的女作家就聞所未聞了。¹然而，它畢竟是歷史真實的存在。1923 年在上海成立彌灑社、主編《彌灑》月刊的作家胡山源在《文壇管窺》一書中就提到 40 年代上海有「東吳派女作家群」的存在，其中又以施濟美最受青年學生歡迎，甚至有人公開聲明自己是「施迷」。此外，大陸作家、學者左懷建、張曦、梁永、王琳、陳青生、湯哲聲等人在其文章、書籍中均曾提到此一女作家群，或稱「東吳派女作家群」，或稱「東吳女作家」，或稱「東吳系」，可惜不曾以獨立議題對其進行專題研究。在一些研究「海派小說」的論著中雖會提到這群女作家，但多未特別言明是東吳女作家。由柯靈主編的《民國女作家小說經典》(1997) 中收列施濟美小說集《鳳儀園》，則明確指出施濟美為當時人們稱為「東吳女作家」中的首要成員。這些片段的資料逐漸在我腦海裡串聯、拼湊，使我產生進一步研究的興趣。經過一段時日的蒐集資料與閱讀後，筆者相信這是一個值得鑽研的學術議題，在幾乎無人研究的情況下，我願意投入此一冷門的領域，嘗試為填補文學史料的空白做一番努力。

參、文獻探討

此一文學群體的構成鬆散，文學成就參差不齊，談不上理念一致，更沒有旗號主張，不能視為一嚴謹的流派，只是特定時空文學史發展的一個特殊現象而已，因此其被忽略並不令人意外。截至目前為止，大陸上並未有相關專書問世，

¹ 蘇州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范伯群因為研究通俗文學中的小說家程小青，因而對程小青之女程育真有所了解，另外，蘇州大學中文系的湯哲聲教授寫過〈論四十年代上海「方型刊物」〉，文中論及「東吳系」女作家，對此一群體有一定的認識。

而根據復旦大學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網搜尋的結果，也無相關的學位論文資料。

在期刊文章方面，2002年以前多為史料回憶性的短文，2002年開始，學術性的研究（相對來說）逐漸多了起來，其中較受到學界重視且相關研究較多者是施濟美，40年代的代表作《鳳儀園》已有兩種新版問世，商丘師範學院中文系左懷建教授對施濟美持續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發表了四篇相關評論文章，其中〈解讀《鳳儀園》〉和〈精神守望者的哀歌——論施濟美小說精神內蘊的價值特徵〉兩篇較有份量；王琳〈園林裡的尋夢人：評施濟美的小說創作〉及梁永〈東吳派與女作家施濟美〉則是一般介紹文字；盛曉峰為《鳳儀園》重印寫的序論可供參考；除此之外，對此一群體進行介紹或論述者雖有幾處，但多僅為全文中的一小部份而已，直接的研究可說是一片空白。在淪陷區文學研究（如陳青生著《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2002）和海派文學研究（如吳福輝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1995）這兩個現代文學研究區塊中也會談到施濟美，並給予一定篇幅的介紹，至於其他的女作家則評論不多，程育真和湯雪華較被提及，其他則十分有限。可以說，這個課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開創性，而其挑戰性與困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肆、研究方法

過去的文學史論述，多以正式社團或主流流派為主，對類似「東吳女作家群」的注意十分薄弱，這使得文學史著作雖有各種版本，卻在結構框架和審美視角上不免陷入過於一致性的單調陳套中，這種現象對現代文學史學科的整體發展自是一種缺憾。張愛玲與蘇青，幾乎成了40年代上海文學的女作家代表，從文學藝術的成就而論，施濟美等人的確不如張、蘇的才華洋溢、著作豐富，但從文學史料、文學史研究、流派研究的角度，對這群女作家視而不見或一筆帶過，已經不符合現代文學研究日益深化的學科要求。在資料有限的客觀條件限制下，本計劃不免要帶有「尋找」、「鉤沉」的性質，希望至少先做到將相關的材料盡可能搜羅，再進一步對其解讀、分析與論述。

在材料搜羅方面，筆者將透過上海復旦大學朋友的協助，前往復旦大學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尋找相關資料，閱讀包括《萬象》、《春秋》、《紫羅蘭》、《紅玫瑰》等早期雜誌；此外，探訪諸如范伯群、陳子善等專家，請其協助提供這群女作家的家屬或後人的聯繫管道，以便進行採訪或請益，也是本計劃的工作項目之一；近年來出版的一些海派作品、上海文學選集或抗戰時期作品選集中，零星可見施濟美等人的作品，且並未收在其出版的專著中，這些篇目的搜羅自然也必須同時

進行。希望在以上的努力之後，可以將這群女作家的作品盡可能搜羅完備。在解讀論述方面，將從文學史料、文學流派、女性文學等視角切入，做一綜合概括與意義探掘。客觀的學術描述與詮釋必須建立在正確、完整的史料基礎上，因此，何謂「東吳女作家群」？這個命題的背後有何文化義涵？她們的文學表現與精神樣貌對時人、後人的意義如何等等，都必須以廣泛的材料為根本，實事求是地挖掘其共性與殊性，還原歷史情境，以求獲得本質性和規律性的整體認識、掌握，這些都是本計劃企圖論述的重點。

伍、結論

在本計劃申請時，曾擬有寫作大綱，經過一年來的研究，對重點材料和切入角度等已能掌握，限於篇幅，以下針對原擬的寫作大綱略加說明結論如後。

一、前言：命題的提出與問題意識

隨著文學史研究方法的不斷突破與觀念的鬆動、視野的拓展，過去很多在現代文學史上被壓抑、遮蔽的思潮、流派、作家作品，已經逐漸「浮出歷史地表」，成為近年來文學史「知識考古」工作上的重大收穫，邊緣／中心的辨證關係在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視閫中也產生了微妙的傾斜變化。以 4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海派女作家之一的施濟美為例，已經漸漸為文學史研究者所注意，在上海淪陷區文學研究和海派文學研究這兩大文學版塊中，以施濟美為代表的「東吳女作家群」也不再被中心論述所淹沒、遺忘。事實上，這批活躍於 40 年代上海文壇的年輕女作家，以她們初出茅廬的銳氣和女性特有的細膩，寫下了一批具有新鮮氣息、並能受到讀者歡迎的作品，對上海淪陷時期文壇的活絡和文學的繁榮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瞬間的輝煌：東吳女作家群的出現及其時代背景

東吳女作家群的出現，有三個主要的形成背景。一是作家胡山源的鼓勵提攜：胡山源是 20 年代眾多新文學社團之一的「彌灑社」的發起人兼主要成員，40 年代時，胡山源在東吳大學任教，組織了校內的文學社團「愚社」，施濟美、湯雪華、程育真等人都得到他的指導，他一方面積極鼓勵她們創作，一方面憑藉自己和《紫羅蘭》、《萬象》等刊物的主編周瘦鵑、陳蝶衣的交情，向他們推薦，使得這一批年輕學生在極短時間內成為文壇受到矚目的新秀；二是刊物編輯的成功企劃：上海一批通俗文學刊物如《紫羅蘭》、《萬象》、《春秋》、《幸福》等，對市場走向與讀者口味有著一定的掌握，當看到這群女大學生所寫的關於校園生

活、愛情、友情的作品，情感真摯婉柔，文筆清新流利，遂紛紛推出專欄或鄭重予以介紹，如《萬象》推出「女作家特輯」，《小說月報》、《紫羅蘭》以大篇幅刊登她們的作品，因此而牢牢地抓住了當時的新舊讀者市場；三是上海市民情調的需求：這幾位女作家都出身書香門第，家境富裕，曾有「小姐作家」的稱號，《紫羅蘭》、《萬象》刊出〈小姐作家〉、〈女作家書簡〉等文字，陶嵐影在《春秋》1944年2月號裡更直接以〈閒話小姐作家〉為題大談這批作家的日常生活，譚正璧在編《當代女作家小說選》（1944年）時也稱她們為「上帝的兒女」和「象牙塔」裡的一群。這些稱呼不免給人一種夢幻、唯美、單純、理想的詩意聯想，對市民讀者產生了一種吸引力，加上她們的作品和當時專寫感官追逐、世俗欲望的市民通俗文學大相逕庭，因而迎合了許多在戰爭陰影下渴望自由、嚮往美好的市民心理。當然，戰爭的殘酷無情與隨之而來的悲歡離合，在她們筆下也有婉轉生動的觸及。以上這些個人與時代的印記在她們的作品中深深烙下，使得她們在40年代上海特定的時空環境裏脫穎而出，蔚成一時風潮。

三、園林中的尋夢人：施濟美的文學創作

在抗戰期間，施濟美與張愛玲、蘇青齊名，並稱三大才女，如今，張、蘇二人都已大紅大紫，只有施濟美至今依然少為人知。事實上，施濟美在40年代後期上海文壇擁有廣大讀者，作品每一發表都能引起讀者共鳴和讚賞，刊物也會因刊登其作品而銷路大增。1946年初，上海一家刊物向青年學生調查「我最愛的一位作家」，施濟美的得票緊隨巴金、鄭振鐸、茅盾之後，名列第四，可見當時上海青年對她的喜愛。1947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鳳儀園》，收十二篇作品；第二年再出版《鬼月》，收中短篇小說四篇，同時也在《幸福》連載長篇小說《莫愁巷》，可惜至第九章後連載中斷，似為未完之作。據說50年代初曾在香港印行過單行本。施濟美的創作態度與生活態度均極為嚴肅，長期在中學任教，抗戰期間因曾秘密從事抗日地下工作而遭日軍追捕。她對世俗物欲深表反感，也不認同當時流行的市民通俗文學，因而反能顯出一種清新的精神特質。她的作品多讚頌純潔的人性和聖潔的愛情，這一點和張愛玲、蘇青有所不同，但她的才力終究不如張、蘇，人物刻畫有時稍嫌平面，題旨也因過於理想化而顯得蒼白，但她充滿浪漫情調的抒情韻味，女性特有的細膩觀察與柔美文字，使她的作品具有美和純真的清幽華麗風格。作為藝術園林裡的尋夢人，她找到了自己棲居的所在，也因其較高的文學才情與勤於探索的創作態度，使她的成就高於其他幾位東吳女作家，而成為東吳女作家群的代表人物。

四、上海·女性·新聲音：其他成員的文學創作

除了施濟美之外，這群上海女性的新聲音中，較受到矚目的是程育真與湯雪華。程育真是民初偵探小說名家程小青之女，虔誠的天主教徒，是「生活在富裕

安靜的家庭裡的夜明珠」(程育真〈父親〉)，同時又受過良好的音樂薰陶，這使她的作品體現了「宗教的信仰，音樂的愛好」(譚正璧語)此一創作特色。她的作品題材多為和樂的家庭生活，愉悅的學校生活和真誠美好的人間情愛，肯定人性的善和對純潔愛情的追求。她常以教徒為小說中的主人公，藉此歌頌宗教的美好並宣揚博愛的教義，有時也以音樂家為主人公，或以音樂的描寫來渲染故事場景的氣氛。1947年出版了唯一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天籟》，收有〈白衣天使〉、〈隱情〉、〈音樂家的悲歌〉、〈星星之火〉等。在藝術表現上，以文字清新明麗、故事曲折動人見長，但部分作品也不免存在脫離現實、浮泛夢幻的缺失。程育真在40年代後期曾發表長篇小說《偉大的愛》，可惜結構鬆散，評價不如短篇。

湯雪華是胡山源的學生、寄女，得到他較多的指導和讚許。湯雪華在淪陷期的小說後來結集為《劫難》、《轉變》二書。譚正璧在《當代女作家小說選·敘言》中稱許湯雪華的小說「文字不講技巧，而自然平穩；故事不求誇張，而逼真切實，在平淡中見深刻，在樸素中寫美麗，沒有刺激的力而自會予人以深刻的印象。」由於她的小說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有較多的披露，對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有深具同情的展現，因而譚正璧認為她是當時所有上海女作家中，在反映社會現實方面堪稱「最成功的一個，而且實際上恐怕也僅有她一個。」這「唯一」與「最成功」是有待商榷的過譽了，但這些評價正說明了湯雪華和施濟美、程育真間的最大不同，可以說，她的小說已走出了寧靜的校園和溫馨的家庭，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種種的黑暗與複雜現實，對孤島的特殊背景也有所著墨，沒有太多的夢幻噱語，在這群女作家中顯得獨樹一格。

俞昭明在當時曾與施濟美有「絳樹雙聲，一時瑜亮」之稱，她曾主編過上海《今日婦女》(1946)，不過僅出一期。她的創作也以小說為主，文筆冷靜樸實，用語生動活潑，結構嚴謹，尤其能將社會敏感的現實問題以小說巧妙地表達，技巧上顯得純熟而老練，在這一點上，她與湯雪華較為接近。例如〈梅家酒店〉中借酒店客人的對話，反映出當時民眾對抗戰結束後又爆發國共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的普遍不滿。俞昭明擅長刻畫人物的性格與心理，如〈三朵姑娘〉中描寫三位大學生對校外小飯館店主女兒想入非非的微妙心理，當他們自以為非己莫屬時，三朵姑娘卻宣布已和店裡的夥計訂了婚；又如〈梅家酒店〉的梅三姐，精明幹練，潑辣熱情，卻在感情上所託非人，小說對其掙扎、不甘、難捨的矛盾心理描寫得入木三分。

鄭家瓊是東吳大學教育系畢業，此後長期在中、小學教書，一度主編《學生日報》文學副刊《新苗》。她的主要創作活動集中在抗戰勝利後的幾年間。除一些散文和書評外，主要以小說創作為主，文辭平實暢達，描寫也還細膩，部分作品對戰亂的影響有所反映，但題材上相對狹隘，大多偏重於表現男女青年的情感

糾葛和戀愛故事，如〈號角聲裡〉、〈陰暗之窗〉、〈霏微園的來賓〉等，後曾結集為小說集《號角聲裡》於1949年出版。楊琇珍在淪陷期中便離開上海，作品不多，據譚正璧指出，其作品與程育真有相近的思想傾向，充滿了脫離時代的少女夢幻式的憧憬，藉作品來宣揚自己的宗教信仰，如〈廬山之霧〉寫年輕護士藍薇照顧病人唐瑋的故事，如夢似幻，虛無飄渺，典型的瓊瑤式言情風格。曾慶嘉儘管作品不多，且不免觸及男女情愛的題材，但已能將視野從身邊瑣事跳開，關注社會現實，同時技巧也相對成熟，使她的小說不見初寫者的生澀稚弱，也無脫離現實的夢囈，而是對社會有較深刻的認識，對女性微妙的心理也能充分掌握，如〈從夏天到秋天〉寫交際花；〈娼婦〉寫被迫淪落的妓女；唯一的中篇小說〈女人的故事〉對婚姻、戀愛有所嘲弄與思索；〈山崗上的故事〉則寫山區貧苦平民的悲慘生活，可以看出，曾慶嘉的小說具有精巧的藝術構思，以及憎恨黑暗、蔑視庸俗的思想傾向。可惜的是，楊、曾二人的作品未見結集，難以作較全面的探討。

五、都市漩流中的詩意追求：東吳女作家群的文學傾向

40年代的上海文壇，一方面因為政治、戰爭的複雜對立與鬥爭，一方面因為商業性娛樂化導致的讀者通俗化傾向，呈現出多元、豐富與複雜的文學樣貌，作為一個繁榮、喧囂、主流的文學中心，每一個上海作家，對都市的漩流與政治的風暴都無法置身事外或全身而退，即使是正在大學就讀或初出校門的年輕女作家也不例外。我們可以看到，在她們的小說中，有對孤島生活、日軍侵略、國共內戰的反映，也有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對受屈辱人民的同情。然而，在戰爭年代，審美藝術追求趨於一致，控訴吶喊成為時代的最高音時，這群女作家的作品提供了另一種詩意的美感，清新的氣息，使因連年戰亂而對時局失望、無奈、痛苦的人們，有了另一種選擇，可能是逃避，也可能是嚮往。在她們擅長編織的愛情故事裡，或許有蒼白的囈語，不食人間煙火的夢幻，但也有對純潔之愛的勇敢追求，對親情、友誼的謳歌。和當時主流的現實主義作品相比，她們的作品沒有赤裸裸的戰爭殘酷描寫，也沒有宣傳呼籲的八股教條，而和上海大量充斥的描繪感官肉欲的作品相比，她們的作品又顯得清雅脫俗，靈秀純真，給人心靈的撫慰，宛如一座清幽雅緻的園林，讓許許多多尋夢的人有休憩、作夢的角落。這也許就是她們的作品在當時廣受歡迎的原因。在短暫的十年裡，她們的青春才華有了一次光亮的展現，但在主流的文學史論述裡，她們的身影顯得渺小而孤單，不過，她們優雅的存在姿態與純淨的文學美聲，已經為她們佔有了一個小小的位置，雖然也只能在邊緣。

六、結語：不該被遺忘的存在

特殊的時代產生特殊的文學。這群作家在40年代上海文壇是一道秀麗的風

景線，引人注目，也締造了一定的聲勢，但她們畢竟年輕，缺乏人世較豐富的歷練，也尚不足以形成個人圓熟的藝術風格，這使她們無法成為一代大家，但勇於探索的創作精神與表現，稱她們為有才華的作家應是允當的。她們的作品說明了上海文壇並未因時局的驟變而蕭條沉寂，也豐富了海派文學的多元型態，同時提供了女性文學生動而精緻的文本，對她們的忽視與遺忘將是文學史自身的損失。在淪陷期短暫的平和狀態下，她們躍上文壇，但也僅是曇花一現，1949年後，她們紛紛停筆進而消失在文壇，一波波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她們的人與作品遂長期湮沒在文學史的視野裡，令人惋惜。

主要參考文獻（依作者姓氏筆劃序）：

專著

- 王文英主編：《上海現代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 沈寂：《風雲人生》，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 柯靈：《柯靈文集》，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
- 主編：《無花的春天—《萬象》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主編：《紙片戰爭—「紅雜誌」、「紅玫瑰」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主編：《上海四十年代文學作品系列》（共八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 施濟美：《鳳儀園》，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鳳儀園》，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
- 胡山源：《文壇管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張曉春主編：《老上海期刊經典：天地》，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 楊幼生、陳青生：《上海「孤島」文學》，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 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 譚正璧主編：《當代女作家小說選》，上海：太平洋書局，1944。

二、單篇文章

- 王琳：〈園林裡的尋夢人——評施濟美的小說創作〉，《魯行經院學報》，1999年第4期。

王麗娟：〈施濟美愛情小說論〉，《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5 期，2003 年 9 月。

左懷建：〈論施濟美的小說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 年第 1 期。

左懷建：〈不該被遺忘的作家——施濟美及其創作〉，《文藝理論與批評》，2002 年第 6 期。

左懷建：〈精神守望者的哀歌——論施濟美小說精神內蘊的價值特徵〉，《社會科學》，2002 年第 11 期。

左懷建：〈解讀《鳳儀園》〉，《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4 期，2002 年 12 月。

朱少偉：〈海派小說的崛起及影響〉，《探索與爭鳴》，2003 年第 8 期。

李偉：〈東吳才女施濟美〉，《民國春秋》，1996 年第 5 期。

沈寂：〈身世淒楚的女作家〉，《新民晚報》，1999 年 1 月 24 日。

徐麗馨：〈談《萬象》小說家〉，《運城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1 期，2004 年 2 月。

黃世瑜：〈記憶中的施濟美先生〉，上海：《文匯報·筆會》第 12 版，1998 年 4 月 13 日。

梁永：〈東吳派與女作家施濟美〉，《文藝報》，1990 年 11 月 24 日。

湯哲聲：〈論四十年代上海「方型刊物」〉，《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01 年第 2 期。

張曦：〈古典的餘韻：『東吳系』女作家〉，《書屋》，2002 年第 9 期。

三、其他

《萬象》、《天地》、《紫羅蘭》、《春秋》、《紅玫瑰》等上海老期刊。

計畫成果自評：

經過一年來的研究後，本計畫至少已達成原訂的研究目標：一、為抗戰時期現代文學發展史、女性文學史填補空白。二、為文學流派、社群研究提供一個外主流的參照系。本計劃是學界首次針對此一群體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也是在關於施濟美有限的研究成果上更進一層的探索，鉤沉出這群在現代文學史上被遺忘的女作家的生活面貌與文學成就，確實可以為現代文學研究提供另一個藝術審美樣式。

在資料蒐集方面，目前已有一定的成果。由於這些作家的作品多發表於上海 40 年代的刊物上，包括《萬象》、《春秋》、《紫羅蘭》、《幸福》、《小說月報》、《潮流》、《天地》、《文潮》等，而這些老期刊在台灣不易見到，筆者於七月間前往上海圖書館短期查閱，看了《萬象》、《春秋》、《紫羅蘭》、《紅玫瑰》等雜誌，清理

了她們在這些刊物上發表的情形，並影印了相關作品，可惜時間過短，手續繁瑣，未能做更深入與全面的查閱，尤其是《幸福》和《小說月報》以後應再度前往查閱。目前已完成一萬多字的論文，將於 11 月 20 日由南亞技術學院主辦的 2005「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從原本零星的幾段文字和幾篇簡略的文章介紹，「東吳女作家群」的形象是模糊的，能否形成清晰的論述與相對穩定的史料基礎，坦白說是有些令人擔心的，尤其是極少有人對此議題有所認識，更使這樣的研究計畫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經過一年來的努力，作家文本的累積閱讀，原本模糊的輪廓終於清楚了，能否深入探索的疑慮也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信這是一個有價值的學術議題，值得繼續追蹤、鑽研，從而鉤沉出這群女作家曾經閃耀過的生動圖景。發展成《東吳女作家群研究》專書寫作的可能性也已經完全可以確立，這將是筆者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之一。

除了一些老期刊尚待查找之外，請蘇州大學退休教授范伯群協助聯繫在美國定居的女作家之一的程育真，也一直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如能建立聯絡管道，相信對此一課題的研究將大有助益。幾位女作家當年出版的單行本作品一直未能找到，這也是必須持續進行的工作。

相關研究計畫得以順利進行，國科會的經費贊助與鼓勵在此深致謝意。